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第七輯

王雲五主編
胡適著
姚名達訂補

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胡適著
姚名達訂補

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三角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胡適

訂補者 姚名達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考索引卷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表之
十有百民了同一之化。因抗戰而中止。為日
國二十一年一二一之在彼相後，亦復單，迄二十
二年八一三之在乃抗戰，利司在彼者，亦
決意在彼為終一終分，以保其與東方國之
司，先後訪明，亦收其籍，十的對母，其年終者
一萬二千餘，連同中國史地書而收佔內
外者，計有千餘，合計亦不二百餘種，以明
報加研究。藉慰忠魂之化，宜始於宋，多為

請言月訂，或曰校書中，人等進，不知二方請
 主，這也為久，左一人切者，甜見，以或進揚出為
 功事，陳本州請主記程，古才不選之，以史安大
 於請確，古代其北，原以請新名山，修所其人，如
 解有能系，以與庶民，百史，亦由新領，為培，即可經
 一，通有不利，知新，即之，記我，甘本州請，古或曲
 其力之，事而各，同修史，亦多力，是者，正為，故之，事
 也，至，曾，事，由，過，七，字，剛，請，其，師，其，日，是，為，免
 失，事，也，了，抄，與，新，人，事，請，如，我，結，一，為，世，異，否
 中，亦，亦，何，後，之，事，請，可，界，也，也。

至者五代以前天子禮。如由後人說史亦可
謂之選在禮多者稱而後。而宋以後者謂之也
其。此合治一語。二七為書禮。其完如書以後
自禮之比也。其如身之十身所行之如像。

六。其禮者如及神等。禮中如國籍仍選而
其母。如外有重其禮不稱之七。其國籍者回籍。
以其世籍指古禮。事及禮也。以其教禮或防其
事。如之知選也。雖有等後。特不略日設一用
七位。其如外對國籍人為回也。其公初社者
禮。射和收才之禮也。別其禮行。括其年禮居內

式及之等門下、連同新取也人新心及土地書也
 卷初、今計之是二万族以上、即境の十年前來
 産之功、如考二三と、昔一即經訪遺使或計五
 、是即部道三万族左右、一而送野村男及其者
 名者以表此也、如定何者二万族、一而遊諸物
 卷考引、如多後呈都之政考引、如左一二万族
 之也、如後第考諸考引之古成、二万族以細也
 其也之取定記説、如其細考考引、如右細考之
 之諸是川多也、如諸考考引、如右細考之
 乃、用即法定り本考の日記毎月景於十族、今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大事索引

	〔事〕	〔年〕	〔歲〕	〔頁〕
生		乾隆三		3
始離故鄉		乾隆一十六	一十四	5
試著書		乾隆一十八	一十六	7
始離父母旅學		乾隆二十五	二十三	10
參編天門縣志		乾隆二十九	二十七	12
始師朱筠		乾隆三十	二十八	15
始立志治史著書		乾隆三十一	二十九	18
始分修官書		乾隆三十二	三十	20

始無父

乾隆三十三

三十一

21

始有家累

乾隆三十四

三十二

21

始著文史通義

乾隆三十七

三十五

25

編和州志及文徵

乾隆三十八, 九

三十六, 七

27, 31

始主書院講席

乾隆四十二

四十

35

編永清縣志

乾隆四十二—四

四十一—二

35—48

成進士

乾隆四十三

四十一

42

著校讐通義

乾隆四十四

四十二

44

編史籍考

乾隆五十, 三, 五, 十一, 九。

五十, 三, 五, 十一, 七。

61, 63, 83, 90, 93, 104, 114, 124,

嘉慶元, 二, 三。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124, 131, 138,

編亳州志

乾隆五十四, 五

五十二, 三

74, 81

編湖北通志

乾隆五十七—九

五十五—七

104—114

始刻行文史通義一部分	嘉慶元	五十九	121
卒	嘉慶六	六十四	146
文史通義大部分刊行	道光一十二	(卒後三十一年)	148
上平學術始顯於世	民國一十一春	(卒後一百二十一)	149
章氏遺書劉刻行世	民國一十一秋	(卒後一百二十一)	149

何序

替古人做年譜完全是一種論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過一種以事繫時的功夫，並不很難；仔細一想實在很不容易。我們要替一個學者做一本年譜，尤其如此；因為我們不但對於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細密考證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對於和他有特殊關係的學者亦要有相當的研究，對於他當時一般社會的環境和學術界的空氣亦必須要有一種鳥瞰的觀察和正確的了解，我們纔能估計他的學問的真價值和他在學術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譜的工作比較單是研究一個人的學說不知道要困難到好幾倍。這種困難就是章實齋所說的「中有苦心而不能顯，」和「中有調劑而人不知，」祇有做書的人自己明白。

胡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年譜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記得民國十一年二月商務印書館把這本年譜印好寄給他的時候，他曾經有下面這一段日記，我現在替他發表出來，來證明我上面所說

的話並不是一種玄想。他的日記上說：

「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空工夫，方纔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只希望開山闢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適之先生此地所說的甘苦，我們看了誰亦要表同情。不過他說這本年譜是他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我個人卻不敢同意。我以為適之先生所說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正是章實齋所說的：「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為，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個人講，一面想到做年譜這種工作的困難，一面看到適之先生這本年譜內容的美備，我實在不能不承認這本書是一本「即景會心妙緒來會」的著作，不是一種「玩物喪志無所用心」的玩意兒。這種工作當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們坐享其成的讀者卻不應過度的去求全責備。

今年秋間王雲五先生因爲很賞識適之先生這本年譜，所以要把他選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裏面去，預備將版式改排。適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虛心的趁這個機會託一個對於章氏學說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補一下。這位受託的人就是剛從北京清華研究院畢業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讀書的姚蓬人先生。當蓬人先生進行他那增補工作的時候，他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裏來交換一次我們對於史學的意見。他因爲研究章氏已經三四年了，身邊又帶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從九月到十月不滿一個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實在補進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適之先生當時還沒有發見出來的；因此這本年譜的內容更加美備了。

蓬人先生增補完工之後，就把這增補本交給適之先生去校正。適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並且向蓬人先生說：他近來聽見我對於章實齋的史學已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們兩人再做一篇序表示我近來的心得。當蓬人先生把這話告訴我的時候，我很是遲疑，但是亦就立刻答應。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匡謬篇中曾經說過：「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美觀也。」這是